李詩選註

李詩選註卷之九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刋

下尋陽城泛彭蠡寄黄判官

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落景轉踈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清賞亦何窮

賦也灌嬰漢高祖功臣封淮陰侯開井尋陽城中年深堙没後孫權經此自標其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曰淮陰侯開不滿三百年為應運者所開權以為已瑞江有風浪井水輙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天鏡湖光也落景落日也轉日轉也盖小雨而復晴也○此李白下尋陽汎彭蠡即事以寄黄判官言尋陽之地舊有灌嬰之井井與江通江有風浪井

即漂動故井中有浪則知江上之有風矣風息開帆直向湖東落景轉照於疎雨之後晴雲飛散於遠空之中彭蠡名山動我佳興吾之清賞亦何窮哉

石鏡掛遥月香爐滅彩虹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四蕃志云九江山東有一圓石如鏡明淨照人香炉廬山峯也在九江此指石鏡香炉而言月喻鏡虹喻香烟各以其類而象之也○承上言我之泛湖而有佳興但見石鏡掛乎秋月香炉滅乎彩烟秀色高聳峩然而遠見也我泛彭蠡君居尋陽俱各對此石鏡與炉峯也舉目之間彼此同情則知君之思我者又何異於我之思君者乎

寄王漢陽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即官辭羅衣舞女嬌笛聲喧沔

郢歌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遥

賦也南湖在郢州城南李白改爲郎官湖因王漢陽而有此名錦帳行帳也沔即沔口隋大業中改為沔州郢郢州也俱與漢陽相遠愁我使我愁也○李白流夜郎過沔州遣王其者爲漢陽宰邀飲南湖別後寄之以詩言向者我過南湖正值秋月之明王宰相邀坐錦帳列妓樂以相歡也笛韵遠聞歌聲上達南湖之會其樂如此既別之後如之何而弗思乎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

賦也紱綬也朱紱貴者之服也梵者西域之種類也筵席也鋪陳曰筵梵筵者釋氏所坐之席也金繩者法華經云黄金為繩以界入道筏所以渡水者也釋家以能悟為渡以不能

悟爲迷。孟浩然白之故人也白歸山時而寄以此詩言我以朱紱之貴而離乎紅塵之境入於青山之内得謁此梵氏之筵以金繩而開覺路化貪痴使皆入於定慧也以宝筏而渡迷川濟衆生使不沉於苦海也歸山謁梵豈偶然哉

嶺樹攢飛栱岩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烟香氣三天下鍾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容蓋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

攢聚也標峯也又樹杪謂之標言其高聳而直起也三天者道經云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也。此言山寺之景殿宇莊嚴而岑樹攢於飛栱境界清幽而岩花覆乎谷泉塔形高聳建標於海月之中樓勢崢嶸拔起於江烟之内旃檀之香氣自三天而飄下洪鍾之餘音與萬壑而相連荷露秋而珠已

滿松葉密而蓋初圓鳥之群集也有如聽法龍之來參也似

乎護禪寺中景物如此我之歸山其樂可知矣

愧非流水調叨入伯牙絃

伯牙謂知音也○此言寄詩與浩然也言我歸於山寺作爲

此詩以將遠意詩不甚工愧非流水之調叨入伯牙之絃亦

有餘思之可尋庶乎子期之知音爲之一賞耳○按詩意皆

言寺中景而題曰歸山者乃歸於山寺耳或曰山下缺一寺

字未知是否

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失投砂伴

賦也水驛舟行之程也西塞山名在鄂州砂石也屈原既放

作懷砂賦遂懷石自投於汨羅江而死靈運詩云投砂理既

迫伴猶侶也投砂白自謂也如宣州九日詩云遠訪投砂人亦以投砂自謂伴謂裴隱○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之詩言我謫夜郎道經岳陽泛乎洞庭之湖得藉天風之力水驛計程其行甚速平明之時已到西塞之山念昔此地屈原放黜投砂而亡楚忠臣也今君非罪而復竄謫於此是亦屈原之徒耳我之水程之速失此相會之期天不假我以良緣也柰之何哉

迴巒引群峯橫蹙楚山斷砅衝萬壑會震沓百川湍龍怪潛冥波俟時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

西塞楚地也故曰楚山砅水激石之聲震沓者震動而重疊之意溟波深波也枯散木之無用者也此白之自喻也○言至西塞之地但見迴巒之引乎羣峰橫蹙楚山勢若斷絕萬

壑百川皆會於此下有神龍潛于淵底俟時炎旱則出霖雨以拯救之我以罪從長流夜郎譬之枯木散材望此霜雨之尤汲汲者安得潤澤以及之乎

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尔江南管

楚辭云屈原既放行吟澤畔管筆也言筆之為辭也○承上言水驛迢遞飛鳥遠涉而天路之長若無涯者遷人去國撫景生愁韶華易邁而春光何短也昔者屈原既放行吟澤畔今我遭竄遂同乎屈原空將澤畔之吟傳於筆札之間附於江南以達於君庶幾知我之意也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 花如雪紛紛乱若絲春風傳我意草木別前知寄謝絃歌宰西來定未遲

賦也望客者託為柳之望客而言也引東枝者枝皆引而東向也別前知者知之於未別之前也西来者自西而来回於漢陽也○李白流夜郎過漢陽王宰相待之意甚厚此乃別後望漢阳柳色而寄之之詩也言我別漢陽已西行矣遥見江上之柳若望客而引其枝以東向者欲客之東還也然則何為引枝而東向乎乃春風傳我之意以示草木故草木於未別之先已知我意之欲東歸也亦引其枝以東向耳如此則我之回期必不遠矣寄謝絃歌之宰西来相見定可期也○按此詩只以江上柳一句生意相承說下辭氣渾成有若鎔鑄而滋潤輕清如造化之生物自然形色非物々刻而雕之也以向東枝三字敷下尤為巧妙

附春早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起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天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終日醉壺觴

按此詩舊本皆為李白寄王漢陽之作但辭氣輕浅而太薄如晚唐躰格非李白作也今玩其詩意如云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終日醉壺觴乃是以主待客之辭當為王漢陽寄李白也是時漢陽居邑中當為主李白寓西塞為客豈有白期漢陽而望其來者乎然此詩為王漢陽之作無疑矣宜附于白之詩下以見酬荅之意如杜子和嚴鄭公軍城早秋則附以鄭公之詩唐宋詩集中多有此類餘見辯疑卷下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幾時綠楊已可折攀取最長枝翩翩天春

色延貯寄相思誰言貴此物意頗重瓊瑤

賦也定者詢之之辭言未定也意頗者意之所願也瑤○木華貌瓊玉也瓊瑤貴之之辭如云瓊花瓊樹之類○此李白寄從弟昭也言我嘗自笑為客者在外之久今我之為客也曾有幾何時乎當此暮春之時楊柳依〻已可折矣於是折取長條以寄所思之人然楊柳微物不足貴也而折柳之意重之若瓊瑤者何耶在情而不在物也

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臨玩忽云夕杜鵑夜鳴悲懷君芳歲歇庭樹落紅滋

惠連謝靈運弟也靈運在永嘉嘗於西堂思詩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為工臨翫者臨池而翫草也紅滋色紅而潤澤者也○此言我之思弟雖折柳寄情〻猶

未盡昨夜又形於夢寐早起而吟康樂寄惠連之詩但見東風引乎芳草忽滿華池之内果然池塘又生春草宛若靈運夢中景物我將臨池賞翫自朝至夕不知其倦夕則又聞杜鵑之鳴其声甚悲思君不見芳歳又歇春風去而庭花落矣我將何如爲情乎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緑未脱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達

賦也永路長路也○此李白在江上寄元林宗之詩也言我行江上值此清秋霜初落而江始寒楓葉緑而未盡脱旅懐作悪悲此清秋去路漫〻尚尒留滯蹤跡又困於一方税駕未知在何地也

滄波渺川汜白日隱天末停棹依林巒驚猿相叫聒夜分河漢

轉起視溟漲濶涼風何肅〻流水鳴活〻浦沙淨如洗海月明

可掇

水出復入曰活〻水声掇拾也○言長江無涯而波汜浩渺日隱天末又將晩矣於是泊舟於林峦之下又不禁猿声之相聒也及至夜半河漢西轉起視江水之汪洋有如溟海之廣闊涼風肅〻而水声活〻浦沙潔淨而月色近人此皆江上之景吾客行之所見者使我寧無懷人之思乎

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勗哉滄洲心歲晩庶不脫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蘭交瓊樹滄洲俱見前○言江行撫景懷我良朋隱居無求我之素志弛於歲晩庶幾不可移也盖將自期於終身焉江行幽賞頗爲自適但與子遠離未克有欝結者憑誰爲我而

舒解乎此吾所以中心之如渴也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爾作宣州郡守官清且閒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五落洞庭葉三江遊未还相思不可見嘆息損朱顔

賦也長史者州佐也唐百官志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别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二人從五品長史即今之通判推官也餘見前○李白從弟昭為宣州長史白寓宣州時常以詩贈之矣此乃别後在吳會之間寄之也言尔佐夫宣州之郡守官既清又且閒暇我於昔日嘗至宣州尔與我言每誇敬亭雲月之好邀我以共遊宴之情自别之後浮洞庭泛三江迄今五載尚未還也别久相思不得相見勞心嘆息損我朱顔不覺令人易老矣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予時登響山
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遠訪投砂
人因為逃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

賦也九日茱萸者風俗記云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插於
頭上言辟邪惡登高者相傳桓景隨長房行數年長房忽謂
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速去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
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災可消景如其言登高夕還見牛羊
雞犬皆暴死漢崔駰字亭伯為竇憲主簿憲不能容遂隱去
後憲敗駰独免白蓋借同姓之人以喻侍御也○李白於九
日聞崔侍御與宇文太守登高而已不與因作此詩寄之言
折茱萸以登高者九日之節也今插茱萸自傷衰鬢之早白

矣登高望遠而又不禁乎弔古之悲也竄逐南行遠訪屈原
之舊迹因是而逃名又將與草木而同腐矣夫患難流離人
所共弃故交之不相背者竟誰在乎獨有崔侍御之一人耳
重陽不相知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日暮岸幘
歸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賓從何輝赫夫子在其間遂成雲
霄隔
不相知者言彼此各自登高不相聞知也幘束髮小巾也襜
帷也車上之衣也鄭宏為淮陰守行春有雙白鹿夾車而行
彤襜謂宇文太守夫子謂崔侍御○言重陽登高彼此不相
聞知各有所適之地君在敬亭手持菊花與宇文太守而取
樂也日暮醉回傳呼於阡陌之間彤襜覆車白鹿夾轅相從
賓客赫然衆多予以侍御之貴序於上賓之列遨遊敬亭遠

此響山而不同賞雖無數里之遥亦若雲霄之相隔矣
良辰與美景兩地方虛擲晚從南峯歸蘿月下水壁卻登郡樓
望松色寒轉碧咫尺不可親棄我如遺舄
兩地謂敬亭與響山也南峯響山之南峯也水壁水邊崖石
也○言此九日君在敬亭我在響山雖曰登高不同醉賞君
此良辰美景虛擲而已矣我自響山至晚而回藤蘿之月已
照水崖之上乘月登樓遥望郡治但見松色凝寒咫尺之間
不得相見是君之棄我有如敝屣不復相顧矣豈以侍御之
貴郡守之尊而弗念夫故交之貧賤者乎此蓋白為諱之辭
乃醉後發相知之真也

其二

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褰帷碧帳開登高望遠

海召客得英才紫綬歡情洽黄花逸興催山從圖上見溪即鏡
中廻遥羡重陽作應過戲馬臺

賦也九卿謂崔侍御五馬謂宇文大守也戟有技兵也隋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褰帷本賈宗故事此蓋借用其事爾項羽戲馬臺在彭城宋公刘裕九日登臺命謝灵運謝宣遠等作詩送孔令〇言崔侍御自京師而來宇文太守自郡中而至列戟而躍乎朱門褰帷而開乎碧帳登高一望見遠海之無涯召客同遊得一時之俊彦貴客歡情之既洽黄花逸興之相催山若圖畫而溪如明鏡敬亭山水之勝如此登高諸賢皆有詩作吾知其所作之佳過於謝灵運謝宣遠戲馬九日之作亦多矣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鴈飛南海却羨双溪觧北流高人屢觧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舟此處別離同落葉朝〻分散敬亭秋

賦也宛溪在宣州南陵縣古有宛溪監不繫舟搖曳不定也賈誼鵩賦曰汎乎若不繫之舟一鴈南飛白自喻也陳蕃為豫章太守嘗設一榻以待徐孺子去則懸之謝玄暉宣城詩云天際識歸舟○此李白寄崔四侍御也言我在宛溪霜夜聽猿而客心以愁蓋被讒去國者蹤跡不定有如不繫之舟汎〻於河中也覊旅南行獨如一鴈而凄然無伴徒羨漢水之北流我無北還之期曾水之不如矣侍御高人也嘗為我而下陳蕃之榻我方遠行何日而登謝朓之歸舟乎凡於此延別离者有同落葉之多朝〻分散於敬亭之秋非独吾二

一人而已也何足悲乎○按此詩體製似律而實非也蓋李白才高意廣俱從情思流出自有天趣但前後用二冊字為可疑耳豈期失於檢點過於肆筆不覺而然歟抑盛唐之詩不甚拘泥如白之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詩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皆不以重韻為嫌大抵長歌或偶用之而律詩亦須有所避也或曰此當為二首玩其辭意似非二絕又不得強為之說

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于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

藍岑聳天壁突兀如鯨額奔蹙橫澄潭勢吞落星石沙帶秋月明水摇寒山碧

賦也藍山隸涇縣去宣州西一百里落星石在藍岑下水潭中山高而小曰岑天壁者崔石峭絕而直立者也鯨額見前

○李白見涇縣藍山下可以卜居作此詩以寄何判官言藍山之岑正立而直聳有如天辟突兀高起有如鯨額其勢奔蹙橫於澄潭之上下瞰深波若吞落星之石蓋石在額前有若吞也沙淨而帶秋月之明水流而搖寒山之碧此皆潭上之佳境可以遊遨而就居者也

佳境宜緩棹清輝能留客恨君阻歡遊使我心驚惕所期俱卜築結茅鍊金液

佳境指上文山潭而言清輝卜築金液俱見前○承上言山水之美如此誠佳景也今茲來遊固宜緩棹徐行夷猶遨玩以盡其趣斯可也山水雖能留人君獨不得與遊使我心驚惕然不能自安正欲相期於此築室同居學長生之道而鍊金丹之術也

遊敬亭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輙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

賦也謝公謝玄暉也遊敬亭山詩云兹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風期者聞其風而相期待者也○李白遊敬亭寄崔侍御之詩言謝公玄暉嘗遊此山而有詩作流傳後世今我寓居於此輙敢承遺馨而繼其芳躅者相去雖有古今之異而風期之相契則無先後之殊文章氣脉若合符節其揆一也

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鴛鴦群飲啄自鳴躍

高謂敬亭山之高處也○言秋日來遊登此山之高頂下望山郭但見鴛鴦成群飲啄自如物能遂性此吾所以有感於俯視之頃也

夫子雖蹭蹬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云其心在寥廓時來顧我笑一飯葵與藿　夫平声

子謂崔侍御也蹭蹬失勢貌時侍御必以事而謫官故有失勢之狀寥深也廓空也言天宇之深遠而空闊也○意謂侍御雖然失勢於一時而其中之不可屈者昂昂然如瑤臺之鶴獨立於雪中皎然潔白而孤高目窺浮雲心遊碧落欲舉千里出乎塵表其人品之高有如此也獨與我而相契時來枉顧一笑盡歡同葵藿之飯洽貧交之情不以富貴驕人而弃我也

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具劒意許無遺諾壯士不輕相期在雲閣

秋風蕭索喻世道之衰也蓋指安史乱後而言玉具傳玉具

匈蓋以玉飾劍匣也○言自乱離之後世道蕭索而交情凄凉無有以道義相信以功業而相期者也我有寶劍可以定禍乱綏國難意許與君一諾不移正以君為少壯之人年富力強足以有為故欲相勉於立功而異圖形於雲臺也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脁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此看盧龍霜氣冷鳷鵲月光寒耿耿懷瓊樹天涯寄一顔

賦也按文選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濵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三山舊時津渡處河陽洛陽之京邑也北平郡治盧龍縣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瓊樹者言其手標如玉樹也顔顔色也江淹詩云願一見顔色不異瓊樹枝○此李白於三山望金陵因謝脁三山還望京邑詩而廣言之也蓋白之所望

者為唐之陪都金陵也眺之所望者晉之長安洛陽也地雖不同而懷忠感激之意則一白之時安史倡乱唐室中衰長安洛陽悉遭陷没故於秋江三山之上西向一望蕭索之意凄然在目盧龍幽燕兵氣方揚而舊宮寂寞矣去國之思客途之悲方切于中而轉念故人各天一方又當如何而為情乎○按詩意所謂懷謝眺者唐之天宝晉之永嘉俱有夷狄之禍王室同於陷没故李白望金陵而直以晉事言之立言寓意亦有法矣以意逆志乃為得之○一顏字李白用之似乎可駁猶云一面一身云耳非文人之常談故倡駁也

自金陵泝流帰白璧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滄江泝流帰白璧見秋月秋月照白璧皓如山陰雪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

賦也泝流者逆流而上也白壁山在梁山上○李白自金陵泝流翫月過白壁山達天門寄王句容言泛舟於長江泝流而歸至於白壁見秋月映乎壁上皎若山陰之夜雪動我訪戴之思矣夫秋月之白固為可愛幽人賈客皆躭翫賞逝有勞逸之不同情繫景物則一也

進帆天門山回首牛渚沒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歇

信風者海風之來每有信期如朝多東風暮多西風又有所謂報風者每月十七八風稍大將作時先一日水面有黑沫如塵垢狀浮於潮頭海人素識者急引舟避山灣中否則多覆溺此所謂信風也白遊江上忽聞之於舟入云海霧日出必消○言泝江乘月而進帆至於天門回首下顧牛渚既沒不可見矣江中信風之來不愆其期翫月至曉日升霧消不

覺淹流之人也

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寄君青蘭花蕙好庶不絕

故人謂王主簿也新賞指泝流翫月而言屈平九歌云秋蘭兮青青詩国風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言我翫月天門故人官於近地咫尺之間不得同賞如胡越相去之遠然此者亦一時之暫樂耳久要之情固當保於永久我將寄君以青蘭之花永結惠好庶無遐弃之心可也

寄上吳王三首

淮王愛八公携手綠雲中小子忝枝葉亦攀丹桂叢謬以詞賦重而將枚馬同何日背淮水東之觀土風

賦也綠雲猶青雲也貴之之辭小子白自謂也枝葉宗室也白出於興聖皇帝九世孫亦唐之宗室也重見重也背遊淮

去之也吳王国於廬江在淮水之東時白寓於淮水之背而東之也八公扳桂扱馬俱見前。唐吳王必能好賢禮士與白有文字交故白寄之以此詩謂王為漢之淮王已為淮王之八公也言淮王愛八公之賢與之相友携手於綠雲之中忘其勢分之尊予小子也忝為宗支而列於賓客亦将赴隱士之招得攀桂叢以淹流也謬以詞賦見重於王可與枚皋司馬相如並鶴齊驅宜為淮王之所賓礼者也何日得離淮水之上東之廬江以覩吾王待士之高風乎天風者上之所成王能好士則廬江之風自此而振矣然則白擬之以淮南而擬已以枚馬則王之待士可知而白之自負亦不淺矣。按枚皋詞賦無所考而司馬相如則有子虛上林長門等賦意者皋與相如同時文琳亦必相類專以富麗為工者也或

白李白與枚馬何如曰枚馬不逮李白白乃天縱之才枚馬之所能者使白為之宜有餘力白之所至恐非枚馬可及以今觀之相如子虛上林等賦詞雖富麗而多出於安排牽強古人所以謂之類俳若白之大鵬大獵明堂惜餘春悲清秋等賦其驅鼓富麗雖相似而俊逸超拔簡嚴清暢者過於相如遠甚白之変化不測如神而相如則局於一定之規所以不如白也豈生知學知之分天授人力之分有不同歟

其二

坐嘯廬江靜遥聞進玉觴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床

賦也坐嘯者漢黨錮傳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縉但坐嘯廬江郡治合肥時吳王封国在廬江也魏略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任滿留掛東壁而去。此李白寄上吳

王之詩言王之撫振乎廬江也坐嘯無為而郡自治引觴酌酒而無煩劇之勞也閒靜如此其意可知他日任滿而歸又豈有餘物乎但見東壁之上掛一胡床而已胡床微物亦不携之而去意如裴潛無愧古人於今亦罕見矣

其三

英明廬江守聲譽廣平籍灑掃黃金臺招邀青雲客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忆宋玉願入蘭臺宮

賦也廣平郡名今屬直隸東漢鄭𤦺為中郎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曰君嘗垂譽於平陽故復相屈耳籍以竹為之朝庭用以記百官之姓名者天謂天子也與天通者近侍之臣也列仙傳陶安公語云陶公陶公殆與天通此借用其語而所指不同也漢霍公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蘭臺楚宮名宋玉

風賦云楚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黄金臺青雲客倶見前○言英明哉庐江之守也其声名望闓同乎古人宜與漢之鄭廣平同書於史冊也又能好賢礼士洒掃黄金之臺邀我青雲之士我曽待詔金門而與天通供奉翰林出入禁内乃天子之近臣也吾與宋玉時雖相異才實相同吾王能如襄王之愛宋玉吾則願入蘭臺之宮以備顧問之職如宋玉之事襄王亦可也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将落日去水與晴空疑

賦也潘岳秋興賦曰善哉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黄落将送也一説以也如手将物之将○李白秋日於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言秋景雖云蕭索

而宇宙廓然空闊我惟覺其興趣之飄逸若與萬物相流動者誰言秋興之可悲有如宋玉之所言潘岳之所陳者乎山將落日而去水與晴空相宜物態動蕩而變遷使吾懷抱之開豁此其逸也又何悲傷之有乎

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掛横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雲歸碧海夕鴈没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西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應劭云自隱度作新曲注度大各切又漢元帝紀自度曲被歌声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二説不同前説則自作爲歌曲而言度當入声爲億度之度也後説是歌終更授其次度當去声如度水之度乃過去也飈風也魯酒見前○言於秋日送別堯亭

魯国之酒白玉之壺歇馬古木之下掛帯横枝之上歌鼓交
作度曲飄揚斯時雲歸碧海日既夕矣雁没青天秋亦深矣
與子相違各天一方道路悠〻會期莫定使我茫然徒尓相
思而已矣

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
為落葉分城隅緑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辞留夜
月雁行中断惜離群

賦也陶君淵明也唐中都縣隷鄆州今汶上縣也屬東平東
平即古鄆州連枝者兄弟也愁落葉者相離也南史四王傳
曰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宿昔共本根無復一相関白盖借用
其意耳礼記兄之齒雁行○白之從兄為中都宰白訪於中

都此則別之之辞也言淵明為彭澤之令嗜酒而能詩今吾兄之宰中都亦有詩酒之雅継乎淵明之後而声名聞於天下人皆知今日之中都即古之彭澤也我忝連枝叨承宴會迹如落葉又将飄零而分散矣今日之別於城隅也而緑水明乎秋日明日之望於海上也則青山隔乎暮雲片時聚會可不飲乎所以取醉不辞留連於月下者正以兄弟之分離為可惜也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一作別東魯諸公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横勢較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

賦也瀛洲三神仙也在大海中天姥山名在天台今新昌縣

界嶺上有天姥寺校量度也赤城山名石壁丹色如霞四蕃
記云天台山高四萬八千丈○此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而
作也言瀛洲仙景在乎大海之中海客雖嘗談其勝槩然玄
津萬里烟濤渺茫非舟楫之可到信乎其難求也若是越人
語乎天姥之勝則天姥在乎輿圖之內界乎甌越之間雖有
雲霓之明滅其巍然而峻拔者或可得而見也此山上連青
天橫亘中土勢同五嶽下掩赤城天台雖有四萬八千丈之
高亦將傾倒於東南培塿於海隅不敢與之抗衡較崇卑論
低昂矣

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千岩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龍吟殷岩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馬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

吴越接境吴在江北姑蘇地也越在江南會稽地也鏡湖在會稽山陰剡溪在會稽嵊縣俱越地謝灵運詩云暝投剡中宿靈運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尋山陟嶺常着木屐青雲梯石磴之高者也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鷄日初出即鳴天下鷄皆鳴迷花者迹迷於花間也慄懼也楊雄校獵賦云列缺霹靂吐火施鞭注云列缺閃隙也電光隱現而斷續也霹靂震雷也火鞭皆光也鞭即火之長者石扇石門也

訇大聲也冥黯然深遠之意金銀臺仙家之所居也郭璞遊仙詩云群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屈原九歌有雲中君注云雲神也列麻言多也悸亦懼也怳狂也○言天姥之勝我欲往遊迹不得遂因形於夢寐之間一夜恍然飛度鏡湖之月月照我影送至剡溪見謝公留宿之處今尚在也水流猿啼宛然舊境我乃脚着謝公之屐身登青雲之梯見海日之初升聞天鷄之報曉岀磴縈迴而路出多岐迷花倚石而日又晩矣熊咆龍吟震動龍谷殊為可駭雲氣客而欲雨水色淡而生烟丘巒崩摧有如雷電之交作而險怪之狀不一石洞門開日月光照乎仙臺而青冥浩蕩之無底也洞中仙人以霓為裳以風為馬雲中之君皆來會集虎鼓瑟而鸞迴車仙列如麻何其多也使我一見之間魂魄驚動喟然發嘆忽焉

而起乃知身在枕席之上向來所歷之烟霞皆是夢中之境象出於假借非實有也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来万事東流水

如此者結上文夢遊而言○承上言我之夢遊天姥非身親到其地也乃假託於精神想像於形迹而已豈真遊耶由是觀之世間行樂亦皆如此倏忽聚散乍有乍無同一夢耳自古及今萬事悠悠有似東流之水去而不返詎無定迹萬古亦一夢也又豈止一行樂而已哉

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得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白鹿者鹿千歲而毛色白也摧眉猶低眉也○承上言功名富貴同乎一夢有不足以累於吾心者我為天姥之吟與君

留別別君而去何時還乎吾將騎白鹿於青崖之間尋訪於天姥之下定得低眉屈身以事權貴戚戚然於功名富貴者乎○按此詩初叙天姥之勝槩（計八句）次言夢中遊歷之事及既覺之情（計二十句）又次言古今凡事皆如夢也以總結上意（計一句）末言歸山留別以著作詩之由（計五句）此天姥次序略節之大要也

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

賦也時謂所逢之時也時來不關人言得時之事不待乎人力之助也軒皇軒轅皇帝謂時君也建章宮名○此李白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也蓋從曹衞之間赴江南而作言我少時嘗斈仙術曾如竇子明釣得白龍放於溪水之傍道術既

成本欲飛昇而去柰何時未而逼人有不由於我者因談笑
而遊於軒皇之庭備供奉而居翰林之職雖有獻納不蒙見
聽乃辭朝庭而居休於林下也
十年罷西笑覽鏡妬秋霜閉劒琉璃匣錬丹紫翠房身佩豁落
圖腰垂虎鞶囊仙人駕綵鳳志在窮遐荒戀子四五人徘徊未
翱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
桓子新論云人有聞長安之樂者則出門西向而笑集仙傳
曰王母所居在龜山有城几層玄室紫翠丹房豁落者道家
所謂豁落斗七元星君之一也神仙傳安期生先生乘麒麟
着朱衣帯玉佩及虎頭鞶囊子指胥南之群官也仙宮即上
文所謂紫翠房也兩謂出仕從仙也摧藏摧折而藏伏也○
承上言既歸休矣十年之間已無官情對鏡自照而髮已白

乃韜藏其寶劍而鍊丹於山房佩谿落之靈圖繫虎頭之鞶帶駕綵鳳以仙遊窮遐荒之八表然欲去而不去者念吾故友之數人為之徘徊而少留耳不覺蹉跎歲月易邁而時芳又凋落矣夫出仕者以富貴為事從仙者以隱逸為高今也朝廷仙宮兩無所從以至身事落魄摧藏隱伏於人間者亦已久矣

范蠡脫句踐屈平去懷王飄颻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為萬里別復此一銜觴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老及此北望君相思流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

淮水即秦淮也始皇所鑿在金陵城中北望者曹在金陵之北也朝雲夢渚帝子洞庭瀟湘俱見前○承上言我之歸仍

摧蔵已久有如范蠡之脱句践不同烏喙之安樂屈平之去懐王自甘行吟於澤畔也飄然起紫霞之想流浪於長江之南愁與吾子將為遠別故復於此共杯酌以叙舊情終當別去往彼江南遊於秦淮金陵之間觀六朝舊都之盛但見樓臺照耀乎海色而衣馬揺動乎川光異郷雖好而故入永別及來此地北向望君不覺涙下而成行矣將自金陵轉遊湖湘又見朝雲落於夢渚而襄王之迹已荒瑤草生於高唐而神女之情何在帝子隔洞庭之浦青楓瀟灑湘之濵景物茫然思君北望而不見君如之何而不傷乎

懐君路綿邈覧古情淒涼登岳眺百川杳然萬恨長知戀峨眉去弄景偶騎羊

古即上文所謂朝雲帝子事也景日也偶與之為偶也内觀

經云老君曰騎羊真人○言自此一別往於江南北望懷君路途遠矣湖湘之間多有古跡弔古傷情亦凄凉矣登高山以望乎百川不覺萬恨之長也乃痛出處之莫成嗟仙遊而莫遂耳此心戀〻念我舊棲又將從湖南而還歸于蜀矣曰景以偶騎羊之真人從吾祖於仙遊斯可也

留別王司馬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江湖心余亦南陽子時為梁甫吟蒼山容偃蹇白日惜頹侵

賦也南陽子孔明也孔明嘗居南陽而為梁甫之吟餘俱見前○此李白留別王司馬也言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魏公子贈以千金而不受陶朱公相越而圖霸業功成即遊於五湖諸葛亮隱居南陽懷管樂之志作梁父之吟此三子者皆

古之賢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諸葛也然諸葛則有時而出佐漢成功今吾偃蹇於山中但彼高臥於南陽但恐終身不遇歲月去而衰老侵不得如諸葛之佐漢以垂名耳

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西來何所為孤劍託知音

西來者白初至京師時也知音謂知己者○言我之欲為古人佐明主以成功而身退耳今者西入長安亦何為乎仗劍以作客望知音以相援庶幾有所引進而企乎古人之事業也

鳥愛碧山遠魚遊滄海深呼鷹過上蔡賣畚向嵩岑他日閒相訪丘中有素琴

鳥愛碧山魚遊滄海喻賢人君子樂於隱遯也丘中素琴隱居之樂也李斯王猛事俱見前○承上言如無知音之可託

則嘗引身而遠去若鳥之棲乎碧山魚之遊於深海各適其情而已矣或如李斯之未遇呼鷹於上蔡逐狡兎以自樂可也又如王猛之困窮賣畚於嵩山鬻田器以自給亦可也今吾偃蹇棲息於蒼山之下固無殊於上蔡嵩岑之時他日吾子或乘間而見訪吾於一丘之中無有他物以相誤也素琴一張洽情而已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好古笑風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

賦也古古道也論語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左思詩云成功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此李白還山而別金門之知己也言古道與流俗不同古道尚義流俗趨利尚義者為君子趨利者為鄙夫我嘗篤好古道輕笑流俗素聞賢達之風矣方欲

乘時而出輔佐明君待夫功成然後從容以辭歸是吾之素志也此四句總序以發端

白日在青天迴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欻起烟蘿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声價凌烟虹

日君象也燭視也清切禁地也劉禎詩云拘限清切禁言天子之内禁清而且近也烟虹喻高遠也○此本其始之出仕而言明君御極有如白日麗乎青天之上日光迴照燭我微躬恭承乎明詔召我於草茅居供奉之職任清切之地密邇紫霄優游丹禁君王惜我以顏色加我以禮貌聲價倏然而高起凌烟虹而出乎萬物之表矣○此一聯述初召為供奉時遭遇之厚也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絶景錦衣入新豐倚嵒望松

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

乘輿天子之車也翠蓋者以翠羽為蓋也高唐賦曰霓為旌兮翠為蓋一名翠華又名華蓋天子侍從曰扈衛此必明皇幸溫泉時也城曰金城言其堅也甘泉賦曰金城石郭絕景猶勝景也絲桐琴也漢成帝幸甘泉楊雄作甘泉賦以風之天書詔也美片善者稱賞之辭也李白溫泉侍從詩云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蕭注以為作宮詞受賜者非是此是侍從溫泉而賜御衣也但甘泉賦無所考載耳○承上言我為供奉之時嘗從天子遊幸乘輿擁乎翠蓋扈從于溫泉勒乘天廐之寶馬身服御賜之錦衣倚嵩而望松雪對酒而鳴絲桐因學楊雄獻甘泉之賦以楊

天子之休光也復蒙優詔褒我片善遂使芳名播於無窮從
幸既畢仍回于朝相與周旋而談笑者皆王公也上寵君寵
下友貴臣一時榮遇誠烜赫矣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友日疎散王尊亦成空長才猶可
倚不慙世上雄聞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扁舟尋
釣翁

樂府東武吟注曰人有以壯征伐年老被棄遊於東武者不
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此指
留別之作而言也○言榮華一時變生不測忽有還山之命
遂辭金馬之門飄如飛蓬蕭然無依勢盡而賓客散家貧而
酒尊空矣夫所遇者時也所自得者才也時雖不偶才猶可
用較於當世之英雄誠無所愧但少壯懷負老即見棄有如

東武吟之所云者為可憐耳然而戀君之意仍未忘也書此留別之辭以謝知己之友將返吾故山來過舟以尋釣翁相與漁遊於滄浪也

夜別張五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把酒輕羅霜橫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龍泉解錦帶為尔傾千觴

賦也多重也羅霜之義未詳或曰霜着於物如羅紋也如錦覆壁月之類柏桑即陌上桑曲也錦帶所以佩劍也龍泉見前○李白夜別張五而稱其為公子者必官族也言吾重張公子而與之酌別酣飲於高堂之上作樂以為樂賣劍以壽觴庶幾見吾之別情耳

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鼓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

賦也魏都即古之大梁也今河南地輿地志魏與燕趙相接芙蓉言其也之美也兩京新記云卓文君臉際常若芙蓉淇水在衛唐魏郡也齊書世祖於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歌鍾者擊小鍾以節歌声也此指魏郡而言也○李白於魏郡別蘇明府而北遊言魏都接連於燕趙美女色艷如芙蓉淇水悠ゝ之流如碧玉舟車奔衝輳集川陸青樓列居於兩涯歌鍾喧鳴乎萬室天下之士稱豪貴者悉皆來遊而會集於此也

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居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邛落魄乃如此何人不

相從

蘇秦事見前邙山名在洛陽〇言於此地逢君知君之才即洛陽之蘇季子也詞鋒銛利森如劍戟雖未能佩六国之相印而軒車之矯〻者勢若飛龍赫然已可畏矣黄金白璧積而能散掉臂高歌還于舊山落魄如此心無所繫不以富貴而驕人人孰不願相從乎故遠方貧賤之士亦欲與之納交也

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重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胸

遠別者李白將為北遊也兩河河内河東皆魏地也〇上言蘇明府輕財好義人皆樂從此言將與為別因以北遊則遠隔兩河而雲山千里何時得會更同杯酒之歡再論心胸之事乎〇按北遊者李白從魏之清漳臨洛而往任城金鄉瑕丘與東魯也〇又按此詩用韵不拘前後共計十韵俱屬二

冬内用雙字又屬四江韵唐人相習之嚴而白不拘意之所到文順義從即叶以成章盖欲効古法以救末弊耳後世不能而益增拘急故辞不足以達意而興趣泯然無聞也

留别西河劉少府

秋髮已種〻所為竟無成閒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

賦也秋髮猶言老髮也物至秋而皆老故老人之髮曰秋髮種〻短也左傳慶封之曰余髮如此種〻余焉能為子期白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王戎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籍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不得一杯而言笑談論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

與飲此以公榮指劉少府謂同姓也魯酒歳星倶見前○此
李白留別西河劉少府言我已既老髪種種而短矣凡所為
者一無成就惟對少府劉公飲酒而已少府謂我乃是漢之
東方朔也歳星偶落於人間謫仙大隱於金門以白衣之賤
士千萬乗之至尊亦宜如方朔之待詔公車出入禁闥斯可
也何事輒去天子之庭而不在於吾君之左右乎
君亦不得意高歌羡冥鴻世人若鹽雞安得識梅生雖為刀筆
吏緬懐在赤城
不得意者居卑職也時劉少府必以事而遭遷謫者也荘子
云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乎注云醯雞甕中之蠛蠓
也漢書蕭何為刀筆吏此指梅福也緬遠也○言我去天庭
君亦失意乃欲高蹈遠引若飛鴻之冥冥而弋人無所慕也

舉世之人皆若甕中之醯雞所見甚小安能識梅生乎梅生雖爲南昌之尉暫屈於刀筆之間所志之大有不在於功名富貴者將欲遊乎赤城從仙人而飛昇也豈以一時之得失而介於心胸乎

子亦如浮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妾双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熟歸隱謝浮名

休明見前○言豈獨君之不得意而已我之蹤跡亦如浮萍隨波上下而不定也幸太平之無事樂斯世之休明自遂其志而已矣有兩妾以從行騎駿馬以同遊如處隨吾之所之也東山酒熟可以歸矣我將謝浮名而返于舊棲安能抑久居於此乎

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吾將元夫子異姓為天倫本無軒裳契素以烟霞親嘗恨迫世網銘意俱未伸松栢雖寒苦羞逐桃李春

賦也將猶與也天倫者骨肉之親也朋友雖是五倫之一乃以人而合者非本自然故曰異姓為天倫乘軒而衣裳貴人之服飾也銘記也松栢喻自守之堅桃李喻顯達者○李白於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而贈以此詩言我與丹丘分雖異姓情若兄弟非有富貴勢利之交也素以烟霞之迹均有棲遁之心故相親耳常恨身嬰世網彼此睽違未免碌碌於塵途而此志未得以少伸耳然中心不變有如松栢雖經寒苦不肯逐桃李之芳春而晚翠猶自若也吾與丹丘又豈以功名富貴而少易乎

悠悠市朝間玉顏日緇磷所共重山岳所得輕埃塵精魄漸蕪

纖衰老相憑因我有錦囊訣可以持君身當飡黄金藥去為紫陽賓

所共者指烟霞而言丹藥之術也所得者指軒裳而言富貴之事也憑因皆然也相憑因言相仍也錦囊訣仙家授受之秘訣也武帝内傳上元夫人命侍女出紫錦之囊以三元流珠經授三茅君漢武大謂武帝曰黄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内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甞以平旦日出向東方嗽日成氣

○言為世網所拘悠々於市朝之間日就衰邁然我與爾共此烟霞之覩有如山岳之重俱以養生為大所得於軒裳者有若塵埃之輕耳且人之生也或迫於世網逐於利欲則精魄漸至於蕪纖衰老不覺而侵尋溘然而逝者亦多矣安知長生之道乎我有紫囊之訣可以護持君身使其不老君當

服夫黄金之藥去為紫陽之賔受此秘訣以從仙遊可也
萬事難並立百年猶崇晨別尔東南去悠悠多悲辛前志庶不
易遠途期所遵已矣歸去來白雲飛天津
崇晨終朝也淮陽在潁陽之東南前志謂烟霞之親也遠途
者期為紫陽賔也歸去者之淮陽也天津天河也○言世間
萬事難於並立神仙富貴不同途而利祿隱遁之異轍豈可
兼得而並欲者乎人生百年之内倏若終朝之頃安得自槃
於一方乎吾將別尔而去遊于淮陽之間道路悠悠而多悲
辛流離困苦之餘又難以具陳也若烟霞之初志能銘意而
不忘則終當為紫陽之賔遠途可期而到也已矣乎我將別
尔而歸去瞻彼白雲飛於天津又在淮陽而望乎潁陽許許
然山川之迢遞矣

留別廣陵諸公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落駿馬錦帶橫龍泉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

賦也趙燕多豪俠之士錦帶所以佩劒者也無疑事者信以與人也向猶往也非徒然者言不虛往也○李白留別廣陵諸公言我昔日少年之時遊于燕趙之間結交良朋盡為豪俠金羈絡乎駿馬錦帶佩乎寶劒寸心相許一信無疑凡有所往功必求成事必求可而後已也豈徒然哉是我少年交友之信有如此也

晚節覓此蹤獵精草太玄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

晚節猶云晚年也此指少年結交而言獵精猶言釆取其精華也太玄見前○言我於少年之時習於任俠之事及至晚

年自覺其非乃潛心於經史獵道德之精以草太玄天下皆知吾爲文士矣取譽既多受侮不少徒抱空名適以自縛雖有高賢之見終爲薄俗所弃是以晚年無成未免於蹭蹬也

中迴聖明顧揮翰凌雲烟騎虎不敢下扳龍忽墮天

中謂壯歲時也本上文少年晚節而言也聖明謂天子也迴顧者承君之恩爲供奉居翰林時也騎虎喻處危地也獨孤后謂隋文帝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承上言少年任俠晚節探玄惟於中歲之時得蒙聖明之寵待詔金門揮翰以供奉雖知履滿爲戒勢如騎虎不敢下也下則又恐爲虎所傷亦如扳龍本欲昇天勢不得上忽墮於地將自傾矣是中年之受恩不得令終所以歸也

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鍊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卧海不關

人租稅遼東田業興忽復起棹歌溪中船臨醉謝葛強山公欲
倒鞭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
還還家謂勅放還山時也火石者修煉之具也火如文武火之
類石如丹砂石脂之類藥即丹中之藥物也不關人者不涉
乎人事也後漢斉丹傳曰自是隱閉不關人事後漢管寧避
地遼東自乃耕氏謝眺詩云乃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倒鞭
者醉而垂其鞭也葛強山公事倶見前○言扳龍不得忽墮
於地乃還家矣守清真之術勵孤潔之操卧海避人躬耕畎
畝與至而乘舟醉來而騎馬我將與君自此而別永棄人間
之事垂釣於滄浪之前矣○按李白所謂草玄者即草創大
還之作也騎虎扳龍即初見明皇如待綺皓而貴妃力士讒
間之時也

廣陵贈別

金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大道間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別醉顏

賦也○按此詩李白於廣陵贈別亦一時應酬之作也但覺草率然敘事即景辭多清暢若不經意者其情思出於天然是不可及也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天籟何參差噫然大塊吹玄元包橐籥紫氣何逶迤七葉運皇化千齡光本支仙風生指樹大雅歌螽斯

賦也籟樂器籥之孔大者曰笙小者曰箹中者曰籟天籟者風之動物自然之聲也人之吹以成聲者謂之人籟參差不齊也大塊天地也莊子曰風者天地之噫氣也玄元老君也

唐史高宗封岱嶽駕至亳謁老君御製冊上尊號曰玄元皇帝有底曰囊無底曰槖槖以斂物籥以噓氣聚散之義也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紫氣老子果乘青牛過關遂逝舒遲貌七葉七世也唐自高祖至肅宗凡七世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姓故老子姓李凡李姓者皆其後也詩國風螽斯篇美文王后妃之子孫衆多也○李白感時自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此首一節總序唐室之先始於玄元以及今日宗支之繁言天籟之鳴因風而動吹於天地之間萬有不齊其猶槖籥之為聚散者乎惟我玄元之聖祖德侔天地器含槖籥混然一大塊也其發見之祥著為紫氣何氤氳而舒遲耶大唐膺其昌期而奄有天下七世相承弘敷皇化本宗為天子支庶為諸侯千載紹休光

而不泯也蓋厥初玄元之生指李為姓天潢發源有所自矣
當今子孫之衆多而螽斯之蟄蟄分茅胙土而析珪儋爵者
濟濟然也

諸王若鸞虬肅穆列藩維哲兄錫茅土聖代羅榮滋九卿領徐
方七步繼陳思

諸王謂支庶分封於列国者也肅穆者君王之容也哲兄謂
徐王延年也茅土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
方色之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是為侯社羅列也榮滋
猶言榮華也羅榮滋者分布於列国也徐方徐国也詩大雅
云徐方來同魏曹子建能七步成詩封於陳謚思王○此一
節敘徐王延年之始封也言我唐之諸王若間世之鸞虬肅
肅穆之藩列四方錫以茅土世為諸侯惟吾兄之明哲沐聖

代之恩榮職自九卿出為諸侯領徐方之大国列五等之崇班其文章敏捷而富麗者又可以継陳思王七歩之高風也膺此寵渥孰曰不宜

伊昔全盛日雄豪動京師冠劒朝鳳闕樓船侍龍池鼓鍾出朱邸金翠照丹墀君王一顧盼選色獻蛾眉列戟十八年未曽輙遷移

全盛日謂開元時也雄豪謂徐王之材能雄且豪也出自内朝侍燕而出於家也朱邸者諸侯京師之寓舎也金翠妃嬪之飾也選色擇其有顔色者也獻進也亦上賜下之名也列戟者諸侯門施棨戟也○此一節述其在朝初封寵眷之隆言當開元全盛之日王之材能震動京師服冠劒而朝於鳳闕乘樓船而侍於龍池退朝之後出於邸舎考鍾擊鼓以樂

燕飲舞女成行而金翠照乎丹墀君王顧盼而恩寵有加選賜蛾眉而錫予異等列戟於京師者十有八年矣甲第近乎禁垣崇班列於朝著榮華如一日未嘗有所遷移也

大臣小喑嗚謫竄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貝錦且成詩佐郡浙江西病間絕驅馳堦軒日苔鮮鳥雀噪簷帷時乘小肩輿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歡愉恤惸嫠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兄弟八九人吳秦各分離大賢達機兆豈獨慮安危小子謝麟閣鴈行忝肩隨

大臣謂當時宰執之有權力者如林甫國忠之類也喑嗚怒意漢書項羽傳喑嗚叱咤千人皆廢又漢書表云周匝三垂注云垂是遠外之名三垂謂北東南也佐郡者徐王謫為浙西郡佐也簷帷帷之施於簷下者如今門簾之類畏人知者

謹守以避禍也時徐王見怒於大臣故有懼心如此北宅者
晉阮咸阮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者皆貧而南者皆富惸
婁窮獨而寡居者也書洪範曰無虐惸婁梁苑漢梁孝王築
東苑方數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騎萬乘号養徐王兄
弟分封之国也大賢謂徐王也機兆者發動先見之微者也
長沙貝錦肩隨俱見前○言徐王雖素承天子之寵顧一旦
逢大臣之怒遂至竄謫於東南投於閒散之地非惟国小不
足以容說言未已而萋菲成乎貝錦王亦不能安乎其位矣
於是竄謫於淅西降職以佐郡既病且閒不闗人事而絕於
奔趨階除生苔蘚而簷帷噪鳥雀乘肩輿以遊避入猶兢兢焉
而畏人之知者斂迹以避禍也就北宅之陋居聊自慰以偃
息喜於施恩而賑恤窮民若梁王之侈於苑囿僭於車服者

皆羞言之又豈忍為之乎王之兄弟有八九人焉曰吳曰秦
分處離居各適其国矣惟王也禀大賢之姿炳先見之智於
天下之事機禍福之朕兆莫不燭然於心胸豈獨以一身之
安危為慮乎予小子也辟麟閣而閒居忝鴈行以相隨故知
吾兄者莫如我也
令弟字延陵鳳毛出天姿清英神仙骨芬郁茝蘭蕤夢得春草
句將非惠連誰深心紫河車與我特相宜金膏猶罔象玉液尚
磷緇伏枕寄賓館宛同清漳湄藥物多見饋珍羞亦無之誰道
溟渤深猶言淺恩慈
令弟者稱之之辞謝靈運字鳳凰乃子超宗有文辭宋帝嘆
賞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謝英也河車金膏玉液皆煉
丹砍弟之名罔象恍惚無實之意磷薄而不堅也緇黒而不

白也伏枕病而卧也賔舘清漳者白之姪聿爲臨漳宰白嘗爲客於彼也聿豈延陵之子歟白遊清漳時亦嘗贈之以詩矣珎美味也羞進也進美味謂之珎羞溟渤深海也恩慈謂相待之恩愛也○此一節叙别從弟延陵之意言我徐王之令弟字延陵者乃鳳毛也九苞五采出於天姿其清英之仙骨同茝蘭之芬殚夢得春草之句非吾王之恵連而誰歟且其深知修煉之方留心於紫河之車與我相宜所志之同也然我於丹術猶愧未就金膏尚在於恍惚之間玉液未至於堅白之地向者我曾作客卧病於漳水之濵贈我以藥物餽我以珎羞令兄令弟相待之厚如此雖云溟渤之無底而沉竿續綆之莫測比此恩慈猶以爲淺也我亦將何以爲報耶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驕陽何火赫海水爍龍龜百川盡凋

枯舟楫閣中遞策馬搖涼月通宵出郊圻泣別目眷々傷心步遲々願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掺袂何所道援毫投此辞

鳴蟬促織夏秋之交也驕陽亢陽也圻曲岸也廣韵作崎眷眷相顧貌佇立而俟也詩国風云掺執子之袂兮注云掺擥也○言夏日蟬鳴之時已寓於此迨聞促織吟秋乃念歸期秋夏之交驕陽熚烈川海枯竭而舟楫無所用矣乃策馬乘月出於郊圻泣別傷心裵徊顧望情有不能已者亦非兒女之態也惟願賢王保此明德以藩王室掃夷狄之腥羶復祖宗之境土一皆有待於賢王臨岐把袂復何言哉惟以此言揮毫投贈而已王其勉之○按此詩一韵七十二句敘事詳贍次第分明辞氣典雅而切實與贈韋江夏詩略相似盛大方家之作無有出其右者惟杜子佀之如秋日荊南敘

并述懷與寄張山人彭髙州李秘書等作俱三十韵舟中伏枕三十六韵白帝城放船及贈王侍御劉伯華等篇各四十韵寄岳州賈司馬五十韵夔州府詠懷一百韵盖與李白贈韋江夏及此感時留別等作相頡頏李之俊逸杜之典雅各有攸長李則發於天趣杜則根於議論天趣者多性情議論者多政事故稱杜曰詩史李曰天才亦就其所長而言也噫詩至於白亦神矣哉

別儲邕之剡中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裏香辭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賦也唐剡縣隷越州今紹興府嵊縣是也鏡水色也三義之曰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廣陵會稽天姥俱見前〇此李

白別友人儲邕而往剡中也言借問剡溪之在何處乎在乎東南之越州舟從廣陵而去由水路而入於會稽溪邊多綠竹而水面有荷花此剡中之景也然剡在天姥山之下我若往剡必向天姥拂石而卧秋霜以適吾逍遥之情而後已也○按白久客宣城金陵茲乃避地而之剡中蓋自金陵往剡也然終不得到天姥情有未愜故夢遊耳其平生山水之僻亦天性然也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迹見都城

賦也海水者金陵之地濱海也龍君之象也三龍者蜀魏吳也鍾山金陵之鎮也傾側山之危也黃旗掃蕩者孫大帝之

有江東也割壤分土也謂三国依分南北而鼎峙也開吳京
者吳初建都於金陵也六代即六朝孫吳晉宋梁齊陳也〇李
白將去金陵作此詩以留別諸公言昔日海水飛動之時正
是三国分爭之際龍鬪水沸川岳為之不寧及至孫郎渡江
黃旗一揮而羣兇削迹依定南北之土遂成鼎峙之勢建国
金陵號曰吳京開一代之基興霸王之業六朝相繼於旧都
而帝王之遺迹至今尚存信乎江南佳麗之地也
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群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
秦淮在金陵城中扇動也騰馳也說文云傳也顏謝晉顏延
之謝靈運皆有詩名〇言金陵乃帝王之舊都至今秦淮之
間累産名世之才業傳禮樂秀出群英振鄒魯之遺風興儒
書之推俗如顏延之謝靈運者詩名流布於今古而餘芳永

著於郟城金陵文物之盛有如此也

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去先遶漢水行香炉紫烟滅瀑布落太清若扳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圖經白下在上元縣西北太清天也星辰言其高也〇言時乎五月諸公送我於金陵之西餞我於白下之亭我將尋廬峯而歸隱矣道出江右頻遶漢水而行廬山之頂有香炉之峯有瀑布之水香炉生乎紫烟瀑布落乎太清我若欲其高而陟其頂則當扳星辰而長往與諸公而遠別矣猶未免於含情者安能遽尓而相忘乎

號

食出野田美酒臨遠水傾東流若不盡應見別離情

賦也食出於野田者稼穡之所成者者者傾也〇此亦送別

之詩言酒食所以餞別也食則出於野田而美酒則臨於遠水而傾送別之情有似東流之水水流不盡而別情亦未盡也○按此詩本為送別而題曰口號豈以一時率尓而成者故畧其題耳然句法清新情思流動又非若他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賦也壓酒者酒熟而汁滓相將則盛之以囊置槽中壓以重物去滓而取汁也古人用茅則曰縮〻歛也今人用槽則曰壓縮不如壓之便壓不如縮之潔也○此李白於金陵留別辞意輕清而音調瀏亮又簡短而題淺故後世之人多膾炙

之遂擬為山谷之論謂李詩之極致者是猶及肩之牆人猶得以窺見其室家之好其長篇之鋪敘沉欝瓌麗逶迤曲折而情思議論之兼至者是猶數仞之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大抵好事之人欲為異說以伸已意必假託古人之名以取信於後世李杜集中往往有之又嘗隨處辨論以附於下

金陵白下亭留别

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吴烟暝長條漢水齧古根向來送行處迴首阻笑言别後若見之為余一扳翻

賦也驛亭驛舍也白下地名吴之故都也白下門城東門也亭在門外暝暗也漢水入于江漢陽去白下尚遠而詩猶言漢水者合而言之也扳翻手折之也○此李白於白下亭留

別言驛亭之柳樹其數有三正在都城之外當臺下之門吳地之烟暗其長條烟濃而葉密也江漢之水嚙其古根亦深而樹老也門出東南之區亭乃祖餞之地向來都人之送行者皆會于此折柳以相贈臨別之時回首一顧而阻於笑言蓋見柳傷情不暇言笑而歡意為之頓減矣雖有長條宜亦不忍扳也今與諸公分別亭下又何忍於折此柳乎惟於既別之後為我一扳翻焉庶幾覩物思人不我遐棄是則驛亭之柳非惟可以贈別亦可以繫別後之相思也○按李白此詩只以亭柳一意說下辭意渾然不露彫琢之痕佀出於天者說者皆重金陵酒肆留別風吹柳花滿店香六句而擬為山谷賛美之辭以欺後人蓋輕艷而簡淺者易識沉鬱典實而富郁者難知自非學問之力體認之深則必有所未達矣

凡說詩者各陳所見以俟去取未為不可若乃假託先賢之言以希取信欺罔後學則大謬矣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

賦也東林寺名在江州廬山之南五里許兩寺相對東曰東林西曰西林東林規制寬廣水石深怪三門外有小渠名曰虎溪遠即惠遠也晉惠遠住東林與陶淵明陸脩靜相友善惠遠送客未嘗出門過虎溪一日送淵明脩靜不覺過溪因共大笑後世相傳遂繪為三笑圖○此別東林寺僧也言東林送客之處正當月出而猿啼斯時也笑別廬山之遠師不必出門相送亦可也又何勞過於虎溪之外乎○按白之所謂寺僧者不知為誰借惠遠之名以美之耳凡白之稱人多

用同姓同類之古人而直稱之假借比倫無貶辭也大率詩人多用此義若有意於褒貶者則別有義例又不可以一槩論也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鰲翼媧皇鍊石補天維一廻日月顧三入鳳凰池

賍也台鼎者三公之位也晉書在天為三台在人為三公漢書三公鼎足以承君陸離李善曰參差衆貌許慎云美好貌蓋衆多而美好也稱宗之先世為台鼎者以宗氏之先世有大臣也中宗時宗楚客為鳳閣鸞臺平章事宗晉卿為武三思羽翼亦至顯官媧皇謂則天武后也○此李白流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首節推美其世裔也言君家全盛之日居

台柄之職者何衆多而美好也如楚客之令中書晉卿之佐平章断鰲立極以輔聖后煉石補天以娩王室累依日月之光三入鳳皇之池我朝簪纓之裔而君家為首稱矣

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猶會衆賓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憤遶松栢含荣滋

失勢者楚客晉卿皆以臨淄王隆基討内乱而敗也青門種瓜而猶會三千之客者言雖失勢而富盛猶如往日也皇恩雪憤未有所考豈楚客等雖敗而朝廷猶有寛恩耶松栢遶前之木也荣滋茂也〇此一節言宗十六先世雖失爵位有如邵平種瓜青門曾不多時復得富盛又如孟嘗而賓客塡門矣乃蒙朝廷之恩雪其憤懣之氣宛繹情白而衆懷有光雖墓前之松栢亦含荣滋濯濯乎若雨露之覃敷也

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憇跡於此至移三霜而此詩云令姊忝齊眉則白之所娶者又為宗氏之女矣非裴也予疑上裴安州之書孟浪粗昧非白之作也及考白之贈內諸作未見其有著姓氏者惟此詩有令姊齊眉之句則知其為宗氏非裴氏也然則上裴安州書或好事者為之耳

留別龔處士

龔子棲閒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園我去黃牛峽遙愁白帝猿贈君卷葹草心斷竟何言

賦也竹暗竹茂而色暗也吳都顧辟彊有名園晉書王獻之嘗乘肩輿直入其園卷葹即卷耳也詩周南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餘見前○言龔處士棲閒之地

幽靜而無塵喧宅畔有栁〻之深也如淘令之宅園中有竹
竹之茂也如辟彊之園我得暫遊於此今將別去上黄牛之
峽望白帝之城聽猿而愁也別必有贈〻君以卷耳之草嗟
我懐人心亦斷矣竟何言哉

別鄭判官

竄逐勿復哀慚君問寒灰浮雲本無意吹落章華臺遠別涙空
盡長愁心已摧二年吟澤畔顦顇幾時回

賦也寒灰死灰也死灰不復然矣章華楚臺名屈原既放行
吟澤畔顔色顦顇形容枯槁○此贈鄭判府意則自陳言我
以獲罪而遭竄逐無復我哀者矣承君顧問是猶不弃乎死
灰也我之縱跡有如浮雲去住無定偶然吹落於章華之臺
但滯於湖湘之間與君遠別徒盡其涙自此長愁心已摧矣

二年行吟於澤畔形容顦顇有若屈原之見逐也何時而可
以還乎

黄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辞黄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
江天際流

賦也黄鶴樓在湖廣鄂州廣陵揚州也辞黄鶴下揚州者盖
自鄂泛洞庭順流而東至維揚也○按此詩詞氣清順而有
音節情思流動而絶塵埃如軽風情雲淡蕩悠揚於太虚間
不可以形迹而摸擬者也白於浩然可謂知巳率尒而發莫
非佳句譬之伯牙遇子期而後有高山流水之操也

将遊衡嶽過漢陽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談皓

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宫本是楚家玉還來荆山中丹彩瀉滄

溟清輝凌白虹青蝇一相點流落此時同
比也趙氏辟楚卞和玉也邯鄲趙都也楚昭王得卞和璧欲
貢趙王於是違大夫楚明光奉璧之趙蔡邕琴操丹彩紅光也
瀉滄溟凌白虹言其光之燭于上下也青蠅能變汚黑白猶
讒人能变乱是非也故詩小雅以青蝇刺讒流落白自謂也
同者言已之被讒猶玉之受汚也此時被讒還山之時也○
此李白還山時過漢陽双松亭留別談皓而作言和氏之璧
自楚入趙自趙入秦々又復歸於趙或奪或予往来各国而
又還於荊山之中復於本原之地紅光動乎滄海而清輝凌
乎白虹乃連城之珎無價之宝也奈何一遭青蝇之點雖非
真瑕見者不審或以為真瑕矣固無傷於玉也我以片善誤
榮寵名既而以讒見斥獲罪流寓與此青蝇點玉又何異哉

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浪迹未出世空名動京師適遭雲羅絆

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劒及比二龍隨

東牀佳壻也令姊對其弟而稱之也齊眉者漢梁鴻妻舉案齊眉相敬如賓浪迹〻之不定者也未出世者尚雜於調人之中也空名動京師者知章薦而明皇召也遭雲羅者以永王璘而繫獄也莫邪干將雌雄二劒名比夫妻也謫夜郎二龍事俱見前○上言宗氏之門第矣此一節乃自敘連姻之好并今日獲罪之由言我非東床之人謬承佳壻之選仍忝令姊相敬如賓然我之浪跡亦庸人耳徒以虛名動乎京師不幸以才見忌反遭無稽之謗華雪屯蒙得脫羅網自謂無罪之人矣而翻遠謫於夜郎拙妻於我比於莫邪干將之二劒雖化為龍始終相隨而不相離者也是令姊之賢不忘偕老

之義可見君家之世德而家教之有傳也
慙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遥瞻明月
峽西去益相思
君謂宗十六也從之從令姊以行也盖宗十六送姊自京師
而至於烏江也白帝城名即蜀城也黃牛明月俱蜀江之峽
名往夜郎所經之地也〇此一節叙宗十六送姊之情及在
巳留別之意言令姊随吾遠竄義所當然但以吾念手足不
畏風波遠送千里使我慙愧而不安耳然夜郎之地尚在川
蜀之西須經白帝之城過黃牛明月二峽乃可到也今我與
君就此烏江而作別遥望西川而進程道里悠悠益加相思
安能巳乎〇按宗十六送李白止於烏江所謂白帝黃牛明
月者一皆預道西去之路也〇又按李白上裴安州長史書

卓絕道門秀談玄乃支公延蘿結幽居翦竹繞芳叢聽涼花拂戶牖天籟鳴虛空

道門釋氏之法門也玄法之妙者也支公支遁也○李白將游南嶽過漢陽留別族弟浮屠談皓也言吾弟之為浮屠乃法門之最秀者善於談玄實支遁之流也延蘿翦竹以結幽居是双松之亭乃吾弟談玄之所歟

憶我初來時蒲萄開景風今茲大火落秋葉黃梧桐水色夢沅湘長沙去何窮寄書訪衡嶠但與南飛鴻

景風夏風也大火心星也風土記夏至而景風至国風云七月流火言大火心星七月西行而下流落即下流之謂也嶠嶽也衡嶠沅湘長沙皆屬今湖廣地方○此追憶初來双松之時景風始至蒲萄正開百及初時也今茲大火落而西流梧

葉黃而早凋秋欲深矣夢入沅湘之水而長沙之路無窮將遊南嶽情有未遂附書南鴻但致其意而已惜不得與吾弟同此行矣

留別賈舍人至 二首

大梁白雲起飄颻來南州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巨鰲挾山海四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鳳從之摩天遊鳳苦道路難翱翔還崑丘不肯銜我去哀鳴慚不留

比也歸藏啓筮云白雲起自蒼梧入于大梁巨鰲洪流喻時之亂也鳳喻賈舍人也○此李白流夜郎至岳陽留別賈舍人言白雲起於大梁至於南方徘徊於蒼梧之野羅浮之間者已十年矣適海嶽之震動而士宇不寧欲託孤鳳以遂遊鳳以道路艱難雲霄阻絕乃自翱翔還于丹丘舍我而去不

旨少留使我失所倚託惟哀鳴自慚而已矣亦猶己之流寓於南州遭時之亂欲附知己之有力者以自振拔彼弗我顧我亦如之何哉○此節義疑取譬之意前後似不相應旧本孤鳳作孤鴈尤為難曉或云上下有闕文未知是否姑隨文解釋以備參考

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拂拭倚天劍西登岳陽樓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念劉越石化為繞指柔

遠客白自謂也時寓夜郎故云鄒陽傳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之於道衆莫不按劍相視宋玉云伏劍倚天外岳陽樓在岳州城上正對君山范文正公作記繞指柔之極者也劉琨詩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越石劉琨字也○承上言鳳不啣我而去我將慚於不留然亦不可以詭隨也明珠豈宜於

暗投乎壯志遠圖終不可已乃拂倚天之劒西登黃鶴之樓臨風長嘯以寫我憂夫英雄不遇久困而變節者或有矣誰念百鍊之剛化為繞指之柔者乎士遭多難無以自立此孤鳳所以哀鳴而自慚於不留也

其二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慘以傷

比也胡霜喻祿山也芳喻賢能也歲晚喻時之乱也亦指祿山之時而言離別各遷謫於遠方也〇言秋風吹到胡地之霜凋此簷下之芳與君別離別意欲折芳相贈惆悵歲晚無芳可折悽傷之意不能自已以比祿山倡乱賢才困厄將欲自効以取功名而又迫於暮景之弗偶故臨別而增悲也〇

謬叨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

酒豈惟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久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

君謂賈舍人也時舍人謫於湖湘間故白遊洞庭詩云洛陽才子謫湘川割猶分也兒女仁姑息之愛也曹植詩云無以兒女仁○言我凋零如此承君不弃延於賓館君如賈誼謫於長沙猶為近地我獨遠竄於夜郎去国萬里偶尒相逢於此杯酒言別豈徒惜我之遠行乎正欲割珠相贈以結殷勤寸心不忘於旧好耳丈夫當以意氣相期何必臨岐揮淚而為兒女之態乎

渡荊門送別

遠渡荊門外来從楚国遊山隨平野盡水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蜃樓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賦也荊門者荊州有山對立如門蜀之諸山至此而盡故曰荊門故鄉者白祖自隴西徙蜀而白生於蜀故白以蜀為故鄉也蜀水俱會于荊門故曰故鄉水○此李白渡荊門而送別也言遠渡乎荊門之水來遊於楚国之中但見山盡於平野江流於大荒月之落也如天鏡之飛雲之生也結海蜃之楼夫蜀水會于荊門蜀乃吾之故鄉也今於荊門送行是併吾故鄉之水送子之舟悠悠萬里情何既乎夫水曰故鄉其懷土之情亦可哀矣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數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伸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 注云此後至金陵也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太尉仗旄鉞雲騎繞彭城三軍受號令千里肅雷霆函谷絕飛鳥武關擁

連營意在斬巨鼇何論鱠長鯨

賊也秦即長安關中之地秦之舊京唐所都也燕趙者祿山封燕王叛稱大燕皇帝起兵范陽所據皆古燕趙境也天下兵者為天下除暴而舉也赤羽旗也太尉李光弼也時祿山反加光弼太尉兼河南副元帥鎮泗州光弼疾馳入徐州徐州即彭城也如雲言衆多也武關在商州商洛縣函谷武關皆入長安路絕飛鳥靜而肅也巨鼇謂祿山長鯨謂賊將之元者如史朝義尹子琦之輩時朝義圖宋州聞光弼至畏懼潰散而去宋州近彭城○李白聞李太尉征東南以討安史之亂意欲自効以病而還金陵留別崔侍御也言朝廷以師於長安為天下除暴亂深入其險阻直擣其巢穴戎馬衆威旗旐鮮明為大將者太尉李光弼也仗旄鉞統六軍侵彼虜

强至于彭城號令嚴肅有若雷霆賊黨聞風皆自潰散故関外関内之地无有妖孽之由者甾谷絶飛鳥之驚民関有連營之勢夫静治則雖乱速續則雖攻將師賢而兵威盛也如此有所不戰〻必勝矣意欲殄彼元惡殲厥渠魁而餘党有不足平者矣君安史授首而犬羊之徒何足算乎

恨無左車畧多慚曹速生拂鎲照嚴霜彫戈鬘胡纓頸雪會稽耻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天奪壯士志長吁别吳京

李左車漢時謀士也趙王陳餘聞漢兵至聚衆井陘口李左車說餘絶漢糧道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為韓信所擒信購生得李左車者與千金頃之縛至麾下信解其縛師事之

胡即國風所謂狼跋其胡之胡注狼頷下肉也纓冠纓也纓

之下垂者如狼之胡故曰胡纓東南征欲往東南而從大尉也時光弼駐彭城故曰東南吴京謂金陵也餘俱見前〇此一節李白欲從太尉以圖自効而有未遂者言我既無左車之策見重於韓信又無仲連之謀談笑以却秦軍所以多愧恨也惟欲伏劍擁戈以雪国家之恥報天子之恩乃吾之素志也將往太尉之軍以獻一得之愚奈何命途多舛行至半道[illegible]疾而還無由見太尉以從東南之征有懷欝欝而止昔者亞夫之伐七国也得劇孟以成功今吾病還是亞夫未見顧而劇孟先自阻矣時之不偶命之大乖豈人所能為乎是乃天奪壯士之志使之功業無成良可嘆也於是長吁以別吴京盖將遨遊於山水之間亦惟自適而已矣

金陵遇太守劉琨相逢迎宰公咸祖餞四座羅朝英初發臨滄

觀醉棲征虜亭臼国見秋月長江流寒〻声帝車信迴轉河漢復
縱横孤鳳向西海飛鴻辞北溟因之出寥廓揮手謝公卿
金陵即吴京也倒屣者謂匆遽不及整履而倒着之也猶詩
之国風云顛倒裳衣之意皇甫規解官歸安定王符倒屣出
迎又蔡邕與衆賓同坐聞王粲至倒屣出迎皆敬之至也臨
滄觀輿地志云金陵新亭北有遠望樓又名労〻亭後改名
臨滄觀 説見前労労亭下 征虜亭丹陽記曰征虜将軍謝安立帝
車者斗也晋天文志云斗為帝車取其運動之義孤鳳飛鴻
喩當時避世之賢人君子也河漢北溟寥廓倶見前〇言我
将別呉京而南行也遇太守倒屣以相迎群公具酒以餞送
初則發於江滸臨滄之觀醉則宿於謝公征虜之亭覩故国
之秋月聞長江之寒声北斗聯〻而迴轉河漢耿〻而縱横

斗橫河斜夜已深矣別後獨宿淒涼如此亦將自此而長往矣辟之孤鳳終向西海而飛辟之飛鴻終辭北溟而去高飛遠舉以遊寥廓飄然不可得而羣也我將為孤鳳乎為飛鴻乎於是揮手以謝羣公與之而永別矣

別韋少府

西出滄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水國遠行邁仙經深討論洗心向秋月清耳敬亭猿築室在人境閉關無世喧

賦也滄龍門白鹿原未詳所在疑皆宣城地方門以西出而臨水故曰滄龍敬亭見前○韋少府疑為宣城之郡佐也李白久客宣城臨別而為此詩自敘相與之意言我寓居此地嘗西出乎滄龍之門而南登乎白鹿之原欲尋商皓以同隱

邂然而未去者戀漢皇之厚恩猶有所未忍耳曾家寵台如待綺皓又安能超然而遐去乎既不見留于焉言適往彼水国討論仙経洗心對明月以聽敬山之遠声吾將卜居於此矣雖在人境閉関不出自無塵俗之喧以相聒也

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微言交乃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別離有相思瑶琴與金尊

多猶重也微言者微妙之言也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意氣合者志相投也風雅詩也瑶琴金尊餞別之樂與酒也○言我寓居此地承君不弃枉駕相過而又贈我以微妙之言辭精理到固非淺近之作也且擧世之言交者以利而已惟我與君意氣相投非利交也擧世之為詩者浮辭而已亦無切於道也惟君之贈我者風雅遺意道

所存也瑤琴金尊臨岐祖餞能無別後之思乎

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賦也白酒者江南人以白麴為酒其色清白而味甚甘兒伯禽女平陽也慰安也慰遣以自安也○此李白於南陵別兒童入京言我自山中而歸適值秋時白酒熟而黃雞肥呼童烹雞以酌白酒小兒嬌女相親而笑手牽我衣繞我膝下謂然天性之真此山中之樂也我亦有懷不得自試未免抑鬱乃高歌取醉以自慰遣既醉且舞動蕩激昂之態殆與落日爭其光輝舞與落日而爭光則吾眇然之一身可以周旋乎宇宙揮斥乎八荒矣

進說萬乘苦不早着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予亦辭
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以言諭人曰說萬乘謂天子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
乘故謂天子為萬乘也桓子新論曰人聞言長安樂者出門
西向而笑漢張仲蔚隱居不仕所居蓬蒿沒人着鞭買臣事
俱見前○上言在家兒女之樂此言將與之辭別以入京也
言我有長策可以干謁天子以取功名但以蹉跎不得早遂
今乃方為進步之計耳着鞭跨馬以涉遠道欲向金門圖於
自歉然恐貧賤之士未遇之時為人所不齒者亦多矣若漢
之買臣採薪會稽為妻所弃況他人乎我今流浪於江鄉恒
為庸人之陋鄙然而天生我材未必無用我將辭家西入京
師庶幾有知我者仰天大笑出門而去舍故丘而覲上国之

光或可致身於青雲豈肯久伏於蒿萊之下乎．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還歸布山隱興入雲天高尓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雪

賦也析分也解也道即老子所謂道也瑤草〻之美者也如言瑤花瓊樹之類布山未詳所在○此贈別王山人歸布山也言王子之論道德析理精微徹見秋毫探老子之蘊無一隙之遺是善于談玄者也還歸布山以就隱居脫迹風塵之表遊心雲天之高歸即歸矣不可遲也遲恐山中瑤草之衰謝時迈歲晏景物又蕭條矣我亦懷歸念彼故山屢夢松上之雪同此戀土之情〻乃人之所不能免者尓又安可遲〻而歸乎．

傲然而独往長粛開巌扉林壑久已蕪石道生薔薇頓言弄笙
鶴歳晩来相依

笙鶴者子晋故事借以喩王山人也依〻我也〇承上言我之懐歸屢夢松雪傲然而独往於故山長粛而開乎巌扉我久在外林壑已荒石道之間皆生薔薇故山雖荒我之獨往亦不可遅今尓之歸於布山也幸無遐弃乎我歳晩之時當如子晋之吹笙乗鶴過我巌扉以相依親斯可也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鳥吟晴
日江猿嘯晩風平生不下涙於此泣無窮

賦也江夏古楚地故水曰楚水東出夏口入于江以歸于海
十洲記云碧海在東海中大極海水深處皆碧色非別有海

謂碧海也○此李白於江夏別宋之悌言楚水至清望之若空但無水者遥遥東流通于碧海君將順流而下分離於千里之外眷眷之情惟此一杯之内君可不自盡其興以相歡乎當此分別之時谷鳥吟乎晴日江猿嘯乎晚風景物淒涼增吾感慨雖以平生之剛腸不能不自痛也臨岐下淚豈有窮乎○謂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者白與之悌必素所親厚患難死離易於傷感白過江夏乃竄夜郎之時所經之地也故其情如此